



谁也没有想到,这座桥的夜晚,竟比白天更热闹。

地图上的舞阳河,给岐山坡划道飘逸圆弧,波浪滑向茅坪七寨寨地域。波浪推开扇扇木窗,窗外含着蓬勃向上的盛夏风景图。蔷薇花在这里盛开,这里的人间烟火便次第盛开,或许在夏夜在哪个天选路段,能与美人美景美食来个邂逅。

黄昏,好声音接踵摩肩。吹笛者唇齿与指尖仿佛粘着夜露,竹管里淌出的是晨雾中苏醒的鸟鸣,是溪流掠过青石滩的冷铃声。吆喝声如风,卖李子的叫卖声惹得香樟树枝起舞,掰开空心李,夏天金黄的味道掰开后,比蜂蜜还甜上两分。吉他手独坐一个人的世界里,开始自弹自唱。各色小摊上水果安睡,自弹自唱着它们的独美。香脆的音符,牙齿和肠胃应该听得见。卖荷花的小女孩童声袅袅,像刚掐下的荷花,水嫩嫩,脆生生。不高不低,恰越过初绽的菡萏尖儿,惹得荷叶上的水珠轻轻一颤,荡开细碎的涟漪。她轻哼着“你拍一,我拍一”的童谣,吃零食边卖花,流星居然也被她拍落划过头顶。

这些声音,将市集的喧嚣轻轻托起,悬在半空。月亮椅上,啜着咖啡,37°的涛声是揉碎的月光,铺在河面上粼粼作响;晚风穿过柳隙,捎来河岸青草与湿润泥土的低语,染绿了耳边的空气。

对蝉来说,舞台是柳树必不可少。蝉们提着嘶哑的铜号,为奔涌而来的夏天擂鼓开道。前面是主歌,路经过门,蝉鸣渐渐导入佳境。蝉那嗓子不断地加入进来,它们齐心协力地冲向副歌部分。黄昏时候,高潮在河边柳树林和发麻发热的耳朵里倾情上演,周而复始。

年轻妹子卖姜味棒鸡脚,青年男人卖海南岛椰子,老者卖本地煮红皮花生。老辈子独爱的腌汤也有卖。有人这样解释,腌汤是玉屏农村风味特产,用黄土地上栽的老青菜叶作原料加工腌制而成。腌汤既能驱热解渴,又可治疗肠胃不适、胃口不开、消化不良等小疾,因而是个乡群众日常生活中普遍喜爱和不可或缺的一种凉菜加饮品,被誉为“侗乡可乐”。

栀子花摇曳白昼,芙蓉花擦亮夜色。嬢嬢也爱花,天蓝底子棉绸衣裳,摇摇摆摆。素雅新荷花,肩膀上,胸前背后,摇摇地一路开过去。她像披着半块荷花塘在摇摇缓缓,那种满身自带的光彩,难以用语言说出来。

青蛙和蝴蝶、鸭子、鹿、马,会充气,会放大,会变几种色。女孩子长了双蝴蝶翅膀,像童话仙女一样。青蛙王子直立行走,还能跳舞。这些没有生命的塑料玩具,在孩子们手中仿佛活了过来,或轻盈或笨拙。儿童牵着只小兔子奔跑,像刚从月宫飞下来玩耍的那只白兔。这另一种风景,居然引起了围观。

氢气球系在汉白玉栏杆上,升天了。石质的栏杆也鲜活起来,望着半空气球的脸,伸展手臂,像要拥抱着什么。摊位周围围拢根根彩色灯带,坐在里头,如坐在银河里,整个人闪闪发光。

风儿奔走相告,托着肩上的火烧云,十分好看。初看高天流云,眼里便蓄了两汪风景。再瞧,火烧云走进心里,取走湿火,留下凉云。银杏树扬起了几万把小扇子轻轻挥舞,再烦躁的心,风的手指安抚下,也能清爽安定。

橙子怀孕的腹部,掰出它金黄色微甜的月牙,那么好看那么亮地挨着入眠入梦。半边红,这本地梨子拳头大小的舞阳果,一口下去,旧时老味道,满口流淌。再一口下去,河流伸开手掌牵着归人回到故乡。人与老家老屋的心距,只隔着棵梨树。

入夜,华灯初上。每一盏路灯,内心滚烫。漫不经心留下满地色彩,不知不觉地温暖着一段段行程。

起雾了,仙气飘飘盈人脸。芦苇有暗绿影子,有翠鸟飞过瞳孔。灯下,气球像被星星串了起来,情绪被悬挂得很野,晃晃悠悠的色彩,像彩虹留下了一段。

主播,烟火里最动人风景。擎着话筒,想唱就唱。高音有钢板质感,适合唱民歌,粗犷狂野。低音炮绵而有力,软软情歌耐听。男主播,月白背心破牛仔裤,唱《搀扶》负重后那种轻,《有风无风皆自

由》那份飘逸。女主播,白高跟鞋旗袍,《你莫走》《女儿情》,音调旋律清冽清脆缠绵,漫不经心。迥异风格穿着,不同类别歌曲,看似不搭调却又很和谐地同台演绎。《高天流云》《花妖》《苹果香》,《画离弦》《我是奶龙》《青花》不一而足。围观者脸上映着手机荧光,也映着隔离的悲欢。没有所谓铁粉黑粉的喧嚣,只有此刻被旋律拧开的阀门。有人跟着节奏轻轻跺脚,嘴角噙着笑,眼里却蓄着旧年的雨;有人低头猛吸一口烟,雾气模糊了神情,或许歌声正替他舔着生活的毛边。这路头的舞台,唱的是别人的词,熨帖的却是各自心底的褶。

马路牙子上的天还没黑透。吃过晚饭,七寨寨老伯伯老伯妈聚在一起歌歌,大黄狗静卧身边守护。老伯伯烟管上,黄昏闪耀得明明灭灭,光线明暗处理达到了极致。老伯妈蒲扇划出亮眼轨迹,温婉如玉,依稀可见当年蹁跹舞姿。他们说稀奇呢,有种饼子名字里带着轰鸣,喊做粗棍铜锣饼。要是咬一口,不是咬出一片铜叫呀。像斑鸠豆腐,又叫神仙豆腐,这些个喊法,经得起较真吗?

鸡零狗碎里寻找闪闪发光的生活,喝茶或者阅读能够做到。

看完火烧云后,喝茶也蛮合适。一些熟悉的老味道,都不专业,态度一点不业余。焚香抚琴,品茶闻香,有时难免有孤芳自赏的味道和寂寞,但此地就不存在了,独乐乐已上升为众乐乐。

月下阅读,水到渠成。端坐在水大桥路灯下,读麻辣夏夜写给你清凉的书札。这来自星空的别样文字,有星光和读书人同窗共读。汉字组合开花后带来的新风景,让读者眼里更有神了。

天空一片月,桌面一盏灯。明黄,淡紫,暗绿,矮矮的姿态很低,趴在桌子上却很亮。童车摇摇摆摆学步,一脚,夜色跟着;一步,星星眨眼;一路,一车风景。

一盏灯聚焦一个摊位,一把火成就一种风味。卖金桔柠檬的姑娘,红桌子红椅子摆成梅花造型,还打了把红伞。小巧摊位打扮得像待嫁女儿,带着羞涩自信 and 向往。要是贴个大红请字,那就是新婚人家。香樟树挂树叶也挂五彩灯饰,倘倒挂个福字,年味的加持便摸得着。桂花树,缀着黑而尖的种子,也挂着写果茶、柠檬茶和冰粉的牌子。

每个地区特有的大众文化,不是咖啡奶茶,也不是长把串烧,而是缓解紧张生活工作压力,交流私人情感的一种共有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去处和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交流方式,乡风无疑是其中一种。赶过集市的都晓得,广场上欢快的笑语、喧闹熙攘与和睦厚道,无不是人间的一剂良药。

长路,适合仰望星空;短途,利于快乐当下。茅坪这趟短途,周边水绿山青,河风袅袅,又极其热闹。摆摊设点,轻轻松松,也不扰人。声光色织成的巧手,无限深入拨动最柔软心弦,乃饭后休闲最佳场所。

小摊子是生活味最浓郁的典型。这种简易建筑,单人双手瞬间就能快速搭建完工,最是经济实用又不麻烦,像侗族人收放自如的生活态度。桌子摊子闪烁微光,总能够聚拢满座微笑。

落日摆摊。大家都是天选摆摊人,摊主或许像作家或者医者,每个摊位故事里的起承转合,无不治愈体疾和忧思。摊名和文案,无不争取做到了色香味俱全。品味后预估下来,大约赔本一钱,励志一钱,蛊惑力一钱,文艺范两钱,情绪价值三钱不等。治愈力无疑有些效果,外延内涵清凉人心那是肯定的。

上班哪有冰糖甜?红姐手搓冰粉,赛过冰镇的舞阳河。摆的是摊子吗,摆的是自由。风是自由的,你也是,出自小字子烧烤酒摊。街头牛排,七彩棒棒鸡,允许喝咖啡的人先富起来。香香不是芋头,有啥卖啥,桂花树上悬挂方正小旗帜就是“风水宝地”。舒姑娘烧鸭,烧鸭是主旋律。岂止烧鸭,整点生蚝。手打柠檬茶,暴打柠檬茶,柠檬茶最惨。

青春无限好,地摊小烧烤。“公路酒馆”打油诗:今夜有酒有肉,快乐滴都不漏。人生何所求,卤菜和啤酒。日落摆摊:日落犹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隔壁唱相时难别难,微醺游击队:赚钱不赚钱我不管,只要有别人喊我老板。

吃吃喝喝的西瓜汁摊年轻摊主直言:欢迎加入年轻人的生活。摆个摊,水果茶,贩卖美好,主打散文诗。抱个西瓜回家,妈妈笑了,抄起棍子,骂滚蛋。如读小小说。抽空摆个摊,有啥吃啥,摆的是随性随心。重生之摆地摊,摊主在穿越玩玄幻的。

十七的茶摊,茶是水,水是财?多喝茶和和气生财,像是摊主人十七的喝茶新解。临河那个摊位后边,拉起银幕放送投影,俨然乡愁效果杠杠的露天电影。摊主歌声沙哑,男中音唱起《春天里》中气十足舞阳刚魅力让人驻足。

糖水铺,hi好久不见,提拉米苏,来回推着卖很美,摊主唱的是《歌声与微笑》。苞谷泡六元钱,一袋甜蜜泡哨带回家。小姑娘喜欢发饰,那就再便宜点,“地板价”可以了吧?说到便宜,本地黄桃,甜脆李子任你装满一方便袋,才要十块钱。摊主说,这水泡的东西,不值钱。如果去他家果园,随便吃管饱,不要钱。嬢嬢水桶里苞谷叶的卖包谷粑一个一块钱,还有一元西点,都是便宜的佐证。

圈套不一定是阴谋,比如套圈,但肯定是摊摊阳谋。呱呱叫的小篮子会动,其实是装了个小活鸭。水杯中,小鱼小虾吐泡泡。童年最爱小宠物,当作宠物养,那是赏心乐事。那个乌龟实在太萌太萌,姐姐瞄了又瞄,投不准。趁老板转身,弟弟偷偷投出去的藤圈或者塑料圈,满世界地蹦蹦跳跳,哪能精准狙击猎物。趁老板转身,弟弟悄然把圈取回来。对此,老板只能朝天闭上眼。弟弟抱着姐姐右脚要赖,硬要套上才肯走。买了个缩头乌龟或者奄奄小龟拖走后,悬念迭出的套圈故事才划上句号。

夜深人静时,宵夜刚刚开始。烧烤这摆摊队列的主打和中坚力量也凸显出来了。聚缘蚝,毅哥烈火牛肉,淄博烧烤舶来品。老夫子铁签烤肉横插在栏杆上,三四十岁背心壮汉摊主,浓烟滚滚,双手翻飞,穿花蝴蝶般挥毫泼墨,涂抹人生,还有空听唱《女儿情》。野摊烤肉的戴口罩,酒小二搭块毛巾,火爆鱿鱼。

螺蛳壳里做道场。在烧烤师傅眼里,除了东南西北风,没有哪样不可以上架烧烤,包括忧愁和不愉快,包括坏天气坏运气,逐块逐块腌制,串在竹签上,辣椒粉加上,酱油雨淋过,清油汁浇过,哪还有半点怪脾气。猛火一阵,浓烟一阵,十八般武艺施展后,新鲜出炉的除了香气,还有负面情绪热辣辣地飞快退场。烧烤啤酒喝嘎婆家炒粉端起来,冰凉宁静的力量入喉,什么阴霾都会悄然治愈。一杯不行,就再来一杯。

烧烤乘以啤酒,再乘以兴奋豪爽,等于消暑最流行方式。举着扎啤吹牛皮,也许是自带夸张的广告或者是浪漫主义的散文诗。天马行空,乱说一气,没人会因为否牛逼或者符合逻辑和你较真,他们嘴唇牙齿不得空闲,正和冰镇啤酒较劲。杯中乾坤淡黄,泛着气泡,像端着一汪水,浅浅涛声。清爽荡漾的液体入喉后,夜色满足地打了个饱嗝。

灯光莹白,四野安静下来。总有一星灯火,扎得郁闷的穴穴冒热汗。总有一圈椅子空着,等熟悉脚步声敲击耳鼓。若放上慵懒的月亮椅,端着现做的安静的冰淇淋,日子会慢下来,安坐其上。椅子的放松,是波涛的松弛,也是心的放空。空杯状态下,舌尖上烟火的故事才会缓缓流淌。

河柳低矮,已是岸上的“楼宇”,水大桥,拔地而起,凌空飞渡。更高处是,夜幕低垂,星星仿佛踏着脚尖都能摘下。而比星空更高的,是那些摊子和晃动的人影。

港湾,驿站,这里都没有,唯缺人间烟火的陪伴,所以适合停留。蔷薇花期里,许多人像跑长途的货车,累得花期都快谢了。按下暂停键观赏赏景干杯,喝着杯中摇晃的银色溶液,洗去满身沉重和疲惫,很有必要。放下杯子,看桂花树叶在头顶堆积香脆,感觉一片叶子落在后颈,带着月光浣洗过的,脆生生的重量。或者等一场迟到的雨季,蒙蒙细雨中,等那朵撑伞花的背影。

你有故事我有酒,又说借酒浇愁,食物和酒给了人新的情绪价值。大家都想做到卖的不是商品,买的总是情怀这种理想意境。

夜风吹过树梢上的月亮,可以给自己的树叶留下迟到的清凉。过去和现在的自己的影子在树下呈现出来,它们慢慢地相逢,缓缓地融合起来。天空的故事里,或许都有各自的云舒云展。数着自己脚步回头看来的风景,适宜做些摧毁重塑的事情。雁鸣长空,依依目送北归雁字,冲洗掉厚重的外壳和面具,落魄时看淡某些凉凉人事,低谷告别那些郁闷黯然。这里什么都容得下,蒲扇轮椅童车,骑行快跑漫步,鸡鸣犬吠,分分合合在这里登台展演,也没有能够拒绝。

桥梁是前途的延续,河流乃烟火继续。摆摊自有传承人,勤工俭学卖老冰棒、矿泉水和自榨鲜榨果汁的稚嫩面孔,不缺健康美丽温暖的微笑。后来者像路边的小花,在河畔舞阳地头极力开放,那些花瓣般的眼睛发光发热,让人震颤。

原来大桥不连接两岸坦途,更在夜晚搭载了通往烟火生活的小径,最后通达人心。

最后一盏灯熄灭,桥上的故事仍在碧波中慢慢流淌着,直达人心深处。

翌日,晨风拂过河滩,昨夜的喧嚣光影、汗味与香气,连同鼎沸的人声,仿佛都被舞阳河浪潮卷走,了无痕迹。唯有那桥,那河,那风景,依旧。或许,烟火本就是一场流动的盛宴,摊主们就是逐光而居的候鸟,只把关于“活着”的热腾腾的印记,烙在路过者的记忆里,随着奔腾的河流,流向更远的人间。

秋天落在木杉河岸

吴胜辉

风经过夕阳,携手暮色落到木杉河上。深秋的傍晚,河畔多了些许寒凉,不似凉爽时节熙来攘往,往来行人寥寥可数。何止是温度的变化,岸边美丽的花儿、热闹的虫儿、潺潺的流水和茂密的水草,都随着秋天的谢幕而悄然向冬靠近。河岸枯干的枝条,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罗网,风一吹便摇摇晃晃,兜不住向南飞的槐鸟,却能让冷风填满。

脚步随着起伏的步道缓缓前行,深秋那吹透毛孔的冷风,把我带回了沿江步道。紫绕脑际的夏天和初秋时节百花竞相开放的画面,徐徐浮现。那些栀子花、木槿花和许许多多不知名的花又在我的脑海里重新短暂地开了一次,有白色的、蓝色的、紫色的小花,错位的感受和怀念正如人们说的:“你记得它,它就会一直在。”记忆的永恒在这一刻突然鲜明了起来。和眼前所见的荒凉形成了鲜明对比。

此刻,我突然想到了牵牛花,我想牵牛花应该也不会再绽放了,毕竟这清冷深秋里,谁都会低头,把自己藏得深深处,可就是在怅然若失的那一刻,一朵牵牛花孤立在河岸边,像是被温暖的季节遗忘。我和牵牛花隔着一堵围栏,还隔着许许多多的杂草和小树,牵牛花的藤蔓依旧葱葱挺拔,这朵孤独的花好像就是在等我,拯救我内心的失意感,风声开始有些哽咽,不知此刻的我还是那朵孤立的牵牛花,在这悠长的木杉河上,唯有这一朵花,恰恰在我失意的时候开在了我的眼前,给我和它自己找到了互相的依靠。

那朵牵牛花的藤条和叶子里会不会藏着小虫子的房子呢?那些虫鸣声在深秋变得微弱了许多,肯定是许许多多的蝗虫和蟋蟀找到了避风港,躲进他们避寒的洞穴,那些洞穴在牵牛花的根底,很深很深,听不到它们的声音,有的虫儿正在深秋的夜晚临时筑巢,搞得大汗淋漓,所以没空聊天。还剩下的这几只正在叽叫着的虫儿肯定是在把河岸的树干挖了很多的洞洞当作房子,那些枯黄的树叶被虫子拿来当棉被,它们惬意地躺在被窝里歌唱,我希望这阵风能吹得再小一点,不要惊扰这几只在鸣叫的虫儿。

不过虫鸣声肯定会打扰到正在睡觉的吸血蝗,它会从泥巴里爬出来,身体长长的,胖胖的。它们会沿着河岸潮湿的地方爬来爬去,有的甚至不小心还会爬到锦江的底盘,然后在锦江河安了家,偶尔还是会回到木杉河的泥巴里来找它们的好伙伴。

吸血蝗在路途中可能会遇到正在啃噬芽的石蝇,它们结伴回家,石蝇会把嫩草一点一点地堆到在岩石缝里,隔壁的蚂蚁也在成群结队地搬运着过冬的粮食,它们排成一条很长很长的线,在那一条线里有条不紊地运输着那些散步的人们衣服掉下来的饭粒。

我希望这些小动物在木杉河里能热闹一点,等哪天温暖的时候大家出来串串门,一起晒晒太阳,分享自己的食物和聊聊天,当然,我也会常常来河岸上走走,我的朋友也会常常在河岸上跑步,我们都是木杉河的邻居。

生活在木杉河多年,我对这片风景有着很深厚的情谊,很多个清晨我都会掀开窗帘看一看这片土地,很多个夜晚,我也会往河岸瞧上一眼,有时候天上的云会坐落到树梢,云和月倒映在河里,深秋是另外一番萧瑟的柔美。

木杉河稀疏的何止是那些虫鸣,还有那潺潺的流水和河里的水草。无论季节如何变化,无论刮风还是下雨,这支河流都在生不息地流淌着,带着河里的杂草向锦江河流去,一直流淌到我们未曾到过的地方,木杉河的河水会翻过一座座不知名的山岭,会绕很多很多的弯路,会遇到很多的泥沙和石头,也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它们从白天到黑夜,从今年的秋天流到明年的夏天……但木杉河的河水什么时候才会流回来呢?

也有很多被风扫落下来的杉树叶流到木杉河里,河水把杉叶浸湿,慢慢变得沉重,然后沉到河底,变成鱼虾的游乐场。还有很多杉叶落在河边的杂草上,落在砖红色和浅蓝色的橡胶跑道上,落在布满褶皱的水泥地里,杉叶落满了整条木杉河,杉树叶堆在一起,经历冷雨的酝酿,被冷风吹向旷野,发出一阵阵酸涩的草木味,让人一闻就知道是深秋。我拾起几片刚刚被吹落的叶子,把它们放到朋友送的许久未翻开的标本里去,我想保存关于木杉河深秋的记忆,也企图留住木杉河的这个秋天。

暮色越来越浓,冷风轻轻摇晃,薄雾缓缓起舞,长长的木杉河披上了一件白纱,深秋画卷随风铺开,洒落一路的杉树叶铺成成长的地毯,迎接下一场岁暮天华。还未成熟的虫儿在慵懒地探头和我一起在低低的云层里寻找月亮,我们都害怕黑暗,总想携一缕光芒,驱散夜间的惆怅。牵牛花那蜿蜒的蔓藤会在某个熟睡的夜晚开出千千万万朵纯白的光……

此时,每一帧宁静的画面,都泛着微黄的花,深秋这张罗网,兜住的不仅是细雨风吟,还有那金黄色的梦。暮色不再苍苍,每一只动物,每一片落叶包括水泥地的每一瓣褶皱,都有属于自己的主场。低沉的云朵开始塌陷,化作弥散的雾气盛开在木杉河岸。

风吻过月亮,回到我的身旁……



恋爱豆腐

句芒云路

“恋爱豆腐”得去黔东的盘信镇吃。必须用那儿的井水,那儿的豆子,也必须用那儿的厨房师傅,才做得出传说中的“恋爱豆腐”。

我可以提前从家里出发,然后在镇子东边陌上等你,青烟暮处,水草养眼,小河边,四季都会有些妇人在清洗衣物,孩童们玩得不知天日。碰面了,相视一笑。若没赶巧碰上人车熙攘的赶集日,我可以带你像鱼般并排游过寥阔的天空和窄长的街道。盘信的风桀骜不驯,阳光满怀慈悲,不必说太多废话,尽管在风中在阳光下多笑笑。

面目素朴的餐馆位于盘信南郊的公

路旁,掀帘出入的大多是些湘黔两地的旅客。店内装修简便且无主题,你在随我走进时可能会有些失望,但一会的好饭菜将做出宽心安胃的弥补。好,现在我们已经安稳坐下,将菜点好,磕着炒豌豆或玉米花,在苦荞茶香中等待那道诡秘的以爱为名的菜肴。

最有意思的菜最后压轴出场。店主人家会故意先端出菜谱里的苗鱼、卤鸭子,以及地木耳、三角肉、凉拌折耳根什么的。在我们享用这里地方美食时,厨房师傅正把一清二白的盘信豆腐均匀切块,轻缓置于油锅中煎成两面黄,火候全凭经验,可

意会而不可言传,安然过关的豆腐在形状上有所稳固,外表薄脆如黄,内里却依然爽滑嫩白。之后是用特制的糍粑辣椒以文火煨煮,其中花椒、胡椒、白糖、姜葱蒜等不可或缺。近朱者赤,豆腐与糍粑辣椒最终水乳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切过程,像一场美好的梦境。

当一个圆形纯白瓷碟如履薄冰而来,我们与“恋爱豆腐”终于相遇。你会看到,油辣椒溢出热烈的玫瑰红,像最初的恋爱,一股吸心引魂的韵味,黄灿灿的豆腐块隐在这红里,眉眼却处处朴实、

可爱,朦胧而神秘。闻是不敢凑近乱闻的,怕一不小心先把眼睛辣出了泪水。吆喝。起筷。上一刻还在心里咬文嚼字,下一刻不自觉就入喉了,唇舌遇一道余香,有些儿麻,有些儿辣,当然还会有别的味道,譬如——沾着辣的香,粘着苦的甜,由我我彼时彼刻的心情生发。

我此时无需多写,你届时也无需多想,就全心全意收受这道以爱为名的菜肴吧,也收受从舌尖喉头带给生命的酸甜苦辣。当你返程,“恋爱”及“豆腐”的味道在心里头碎成缕,记得把回忆打磨成针,穿上线,打个结,把小镇连带缝进衣襟。



铜仁美食 别样记录